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六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八

論著

聖道類五

通書

誠一

濂溪先生



楊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二

誠與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且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文粹

一

聖三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四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五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責行之利弊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處也

師六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
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師道立矣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七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
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
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九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
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志伊尹之所志李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卷十八

二

於令名

化十

天以陽生万物以陰成万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
育万物以義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順聖德修而万民化大順
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意道
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十一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
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
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十二

禮深也樂和也陰陽理然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
夫夫婦婦万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後樂

務實十三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吝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吝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一作大惡也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十五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万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大極四時運行万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十六

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路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姪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万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聲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詭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十七

聖可學乎曰可有妻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用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十八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者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十九

厥彰厥微匪虛也一作弗肇剛善剛惡柔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万為一一實及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二十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二拜一八

口

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與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二十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二十二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意

勢二十三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天_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

乎人也何尤

又辭二十四

文所以載道也輪轆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沉虛車乎文辭藝也
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不賢者雖父母臨
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
能者執焉而已意弊也久矣

聖蘊二十五

不憤不啓不悱不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復也孔子曰子欲
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
不可見哉聖人之蘊教万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其矣

精蘊二十六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設卦不畫聖人之精不
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

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二十七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
其善是損益之大莫非一本無非字是過聖人之指深哉吉凶悔吝
生乎動意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二十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
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
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妫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
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万物深哉

富貴二十九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尔

陋三十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三十一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三十二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即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万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交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

文粹六

六

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三十三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三十四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万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与天地參而四時同者其惟孔子乎

蒙艮三十五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止而靜作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九

論著

聖道六

正蒙書上

橫渠先生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兩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兩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二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相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証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墨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用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夫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鬼交寤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

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
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効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
象之性也

一物兩躰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

兩故化

難行

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疑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
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
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
反移徙而右兩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友乎
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
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
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

文并九

二

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蒸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
遲倍日惟木乃歲一表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
之象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
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没常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
而運者惟七曜而已常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無機左旋
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
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地有外降日有脩短地雖疑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外降其間相
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
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
水潮而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陰性疑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
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外故雲物班布太虛

者陰為風驅餘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与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行陰陽之氣而已成變化行鬼神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也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

文十九

三

德行孝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鬼神往來屈伸

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示者歸之也形而上者得辭

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

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

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

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疑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德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

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幸者捨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与始季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捨人有是心在隱微少乘聞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孰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夫德矣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文九

四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中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自帝則之必察者與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

五元

五

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正故合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夫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之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引於世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孝夫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躋天下之物物有未躋則心為有外世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

文九

六

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大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

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者歟夏蟲疑水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窮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道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以則可以引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引之無中道而引則窮大而失其居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天側之

謂神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引未止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中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入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

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邪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妾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三者考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口慳言已

一身當然爾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

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

文粹十九

八

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仁必歎曰已矣

夫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丘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

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

能兩端之盡也教人者必知至孝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
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
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小大莫不處極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與而
後教之也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者
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政而止者也此君子所
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
論著

聖道七

正蒙書

橫渠先生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昭無備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兩万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引其道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既非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息因不足者有恩樂夫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上達則樂夫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無不容谷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其焉利莫大焉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君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文粹二十

二

稽泉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好問好祭爾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上天之載典載臬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具契天德而方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中國嘿順帝則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魯政之弊取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
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
非天命邪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
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
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
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
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三祥二十

三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
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
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
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
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
也為德辨為感速子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
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
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

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重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具誠繫滯如瓠瓜不食之物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之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棄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肯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已下皆知散人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文粹下

四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一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二者知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為禮謂
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兩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
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亦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世者遠耻於將形辟地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五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三二

五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有司篇第十二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
才而後舉之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無欲則民不
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
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
之伐陳常執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執節諸侯富不
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舉
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奢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曠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

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文二十

六

繫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一本云除於易矣天下

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

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

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勉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

吾止也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

於聖智者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自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疑
廣穎躁人之象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良一陽為主於
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良之象著則
明之義也

不終日貞吉言非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與繫於
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
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耳未疑則雖難必濟
而往有功也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靜之動也無
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
其化而裁之兩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
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
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湯所以妙乎神變化進退之
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
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者相周召之治歟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
行正也故詩疾蹈厲者太公之事乎詩亦有雅雅亦正也正言
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象舞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舞之大

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舞之酌周公沒

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舞與已之

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

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養
化育之一端歟

禮矯實衆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字雖同其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
材亦黑少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
所謂欲及時者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
苦嗷嗷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譖害政之心知其無也綱直如髮
貧者紃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
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仕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
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

武者異矣

二二二

八

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桀言我豈不思兄弟
之愛以權且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棟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
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丘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豕足皆白相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
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幸必昏故次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末大中不可不知權
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稍疑可證然後疑決故次庶證福
極證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
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

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者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
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得叙九族庶民勸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
若孔氏之注愈一本得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與義民
治昏則俊民用微一本準牧下有與字作與一節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
以禘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
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
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文二

九

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道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
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
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禘祫禘
禘嘗禘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享禘以物薄而諸侯
禘皆從舊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
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
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
不嘗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庶子不
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
已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
備世數當禘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
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
禘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

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觀

好問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一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一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曰為衆曰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曰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曰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文二

十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不得臣其士也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貴革為勝侯以布鷩以革其不貴革而墜於地者中鷩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乾稱篇第十七

乾稱父坤稱母余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口兄弟之襲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首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孝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里

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捨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以矣果暢具理乎

有無一内外合曠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

文粹下

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身死生一天人惟知

畫夜通陰陽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

引取滄脊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普信使英才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其騙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設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以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其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于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

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道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不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夫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

文粹二十

十一

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難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泯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氣為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蜚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諸諸備以自詔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一

論著

聖道八

觀物篇一

康節先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陰為辰少陽為星日月星辰交而天之躰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火柔為

土少剛為石水土火石交而地之躰盡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者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躰性情形躰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躰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躰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躰之草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者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

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
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
化者木之形也躰應雨而化者走之躰也應風而化者飛之躰
也應露而化者草之躰也應雷而化者木之躰也性之走善色
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躰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
聲形之飛善氣躰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
善氣躰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躰之木善味性之
木善味走之性善目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目木之性善鼻走
之情善目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目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目
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目木之形善鼻走之躰善目飛之躰善
目草之躰善目木之躰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而風露
雷無不化性情形躰無不感飛走動植無不應所以目善万物
之色耳善万物之聲鼻善万物之氣口善万物之味靈于万物
不亦宜乎

觀物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万物者謂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
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万物之味聲色氣味者万物之
躰也目耳鼻口者乃人之用也躰無定用惟變是用用无定躰
惟化是躰躰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
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
万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
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
人有万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之
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
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
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
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
以一心觀万心一身觀万身一物觀万物一卅觀万卅者焉又

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弥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効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深其弊潛其用雖億方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万物異乎此天地万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惡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乎

觀物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

天粹三

三

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万物之本以天地觀万物為万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万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万物矣天地万物之道盡之于人矣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万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方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与万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与昊天為一道則萬民与万物亦可以為一道一卅之萬民与一卅之万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道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号物之庶謂之万雖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昊天四府

者平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物之府号民之庶謂之万雖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觀物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

文世

四

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礼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靜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礼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住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才者齊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相之謂也修夫術者楚狂王之謂也皇帝王伯者易之弊也虞夏商周者書之弊也文武周公者詩之弊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弊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礼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弊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甲也者心以繫者跡

也心跡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
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
以道以道化民者良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无有
之謂也無為者非不謂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无有者非不有
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
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
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
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礼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
智而異率同礼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
故尚謹夫謹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投人而不為輕若
素无之也受人之天下而為不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
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死已死則率上毫以取与于人猶有
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

士釋世

五

下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
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象
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
尚政夫政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
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
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民邪以王去賊安
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
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三皇同聖而異化三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
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力歸之故
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典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
以公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

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家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業乎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矣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尺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絃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至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躰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躰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

文正

六

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躰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躰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具天生万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教化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教化勸率為力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始則此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夫今古者在天地之間猶且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

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千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夫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尽而躬用分損益盡而心跡判躬用分心而跡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消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万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百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二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業者非

文粹卷

六

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邦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方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者坎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者坎是故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子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觀物篇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左書自堯舜而下刪詩文武而下修春

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
自文武而下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
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
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
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亦億萬千年而仲尼間生而為人何
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百
間然矣仲尼後禹千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
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
乎先士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士大夫以百里為士諸
侯以四境為士天子以九州為士苴尼以萬世為士若然則孟
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過矣夫人不能自
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
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
者矣是系乎夫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

之粹一

八

則不得是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求
其可得者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
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務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
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
知量之人耶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言求而得之也
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
以壞之是天欤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災益
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以利乎仁
者也君子安有餘行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
活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
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
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死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
諸侯仰存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
有虛名与杞宋其誑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仲尼

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于魯
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予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
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大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
一獨晉能攘去夷狄從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之謂
非幽主瀆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前於名實俱亡
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
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
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魯景公
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
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
止秦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歟後齊祚交爲田氏所

七十五

九

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晉之有三家者周之
有五伯也韓魏趙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王又
奪其國田氏之于齊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
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斬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
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諸之子其僭王也不亦
陋乎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趙而有輕楚之心及其
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
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
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代恃強凌弱
與豺虎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
侯並馳中原耻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朝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東子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守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隨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好殺也以利而楚又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文世

十

觀物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于一途哉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下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盡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无小人也其難其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紂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雖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

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肆臣臣肆君者是系乎人也君得
臣互得君者是非系乎人也系乎天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
之常性虞舜陶于河濱傳說築于崑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
事不為之奈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才戢森于外
又安知有虞舜之聖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崑下非作
相之方昔也在億万人之下而今也在億万人之上相去一何
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二者貴有名者也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
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是知
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与不幸者雖聖人力有
不及者矣伊尹行家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不曰
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求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
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
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十一

十一

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與謗能勉諉者也
周公在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
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
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
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
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
也天下將亂則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
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
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亦何遠之如是邪是知言之
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工身不若尺之于心言之工口人得
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
明猶不可欺况神聰明乎是知與愧于口不無愧於心與口過
易死身過難死身過易死心過難死與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

無過之人而与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觀物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先過比桓則不能死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宣平立武相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

十五

十七

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過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裕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裕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從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能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矣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賊天下之事一死矣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意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

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人則漢唐之
祚或幾移矣豈苦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豈之蕭艾忠
兩智者不游乎其間矣

觀物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
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
于主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
何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
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
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
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來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
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
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
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

十五

十三

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之則見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
然使千億万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
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
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
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
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
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
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
事謂之邪道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
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慕三代之爲治世者未
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于
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君子道盛中國
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道盛

夷狄道盛噫二道對行何其治世少而乱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道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也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况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觀物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以元之元一

之釋世

七

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二乘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廿二乘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乘百六十四會之世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乘十乘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万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万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元以夏行夏之時也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夏行夏之時也元之世以夏行夏之時也元之元以秋行秋之時也元之會以秋行秋之時也元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秋行秋之時也元之元以冬行冬之時也元之會以冬行冬之時也元之運以冬行冬之時也元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元之元以道行道之事也元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
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
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
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
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
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
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万世之時千
万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也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
也五伯冬也七國秋冬之余列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
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
朝伯之傳舍也隨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隨李諸郡之伯以漢
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
之星也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

文釋世

十五

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其間或合或離或治或墮或強或
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
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治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一變矣
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奉
借平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
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觀物篇之十一

太陽之躔數十太陰之躔數十二少陽之躔數十少陰之躔數
十二少剛之躔數十少柔之躔數十二太剛之躔數十六柔之躔
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躔數浪太陰少陰太柔少柔
之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
柔之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
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躔數一百六十四乘太陰
少陰太柔少柔之躔數百九十二四十四乘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用數一百一十二除四百六十八中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

一百五十二中除四十九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

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謂以一乘一百五

計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

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謂以一乘一百五十二日月星辰之變數

一万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万七千二十

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

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謂以一乘

四乘日月星辰者亦平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

雷者也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躰者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

木者也暑變飛走本草之性寒變飛走本草之情晝變飛走木

草之形夜變飛走本草之躰雨化性情形躰之走風化性情形

躰之飛露化性情形躰之草雷化性情形躰之木性情形躰者

本乎夫者也飛走草木者太平地者也太平夫者分陰分陽之

文粹

十六

謂也本平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

地萬物之謂也備乎天地者人之謂也

觀物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

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

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

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

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

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

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

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

者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

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

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士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有士商之民者也有士農之民者也有士工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士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王王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王之民者也有皇皇之王之民者也有皇士之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王之民者也有士商之王之民者也有士農之王之民者也有士工之王之民者也有帝帝之王之民者也有帝士之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王之民者也有帝皇之王之民者也有王王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王之民者也有皇皇之王之民者也有皇士之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王之民者也有士商之王之民者也有士農之王之民者也有士工之王之民者

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禮義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工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千之一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万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万物十百之走當千物

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
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
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一之士當兆民一十
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十一之農當
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
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十之工
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
千千之商當一民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
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
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固知物有大
小民有賢愚移昊天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豈不謂至神者乎
移昊天養物之德而養兆民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
踐形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于天地者矣夫所以謂
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

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
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反之
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
之真知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
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然鑑之能不隱
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
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
其聖人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
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豈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
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
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其耳無所不
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
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濶乎夫
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夫

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一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世之天下論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二十一



